

历史可以更好看

那时汉朝

伍

祸起萧墙·王莽斩汉

月望东山◎著

中国书店

历史可以更好看

那时 伍 汉朝

祸起萧墙·王莽斩

月望东山◎著

中国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时汉朝. 祸起萧墙 王莽斩汉 / 月望东山著. --
北京 : 中国书店, 2010.8

ISBN 978-7-80663-888-0

I. ①那… II. ①月… III. ①中国—古代史—秦汉时代—通俗读物 IV. ①K234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54687号

那时汉朝 伍

月望东山 著

责任编辑: 靳 诺

出 版: 中国书店

地 址: 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115号 100050

发 行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版 次: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

字 数: 280千字

印 张: 18.5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63-888-0

定 价: 28.80元

敬告读者

本版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,
当地新华书店售缺者可由本社邮购。



那时汉朝

伍

目录

第一章 多米诺骨牌效应

- 一 杀意 /002
- 二 铁杆粉丝，没有春天 /006
- 三 张敞的官劫 /009
- 四 刘病已的皇家博弈论 /015

第二章 倾轧小时代

- 一 汉朝铁三角 /022
- 二 阉人登场 /026
- 三 一根邪门的稻草 /029
- 四 死亡进行曲 /034
- 五 萧望之之死 /039

第三章 犯我强汉，虽远必诛

- 一 匈奴这些年 /046
- 二 给你一个挨打的理由 /050
- 三 玩命的陈汤 /055
- 四 斩杀单于 /060

第四章 汉朝暮歌

- 一 大师匡衡 /068
- 二 英雄和群小 /072
- 三 王昭君出塞 /076
- 四 拐点：太子命运 /081

那时汉朝

伍

目录

第五章 混帐与混战

- 一 小人多难 /088
- 二 陈汤的弱点 /092
- 三 当死磕成为一种游戏 /096
- 四 一个不怕死的猛人 /101
- 五 高尚者的墓志铭 /105

第六章 骚动改变命运

- 一 一粒卑微的棋子 /114
- 二 一切势力都是纸老虎 /118
- 三 致命艳遇 /122
- 四 婆媳之战 /126

第七章 一地鸡毛

- 一 两只大妖精 /134
- 二 王太后的眼泪 /139
- 三 皇家面试 /144
- 四 强者的游戏 /148

第八章 王莽出世

- 一 烂人一箩筐 /154
- 二 传说与真相 /158
- 三 王莽是这样炼成的 /162
- 四 当诈骗犯碰上权术家 /165
- 五 一场政治事故 /168

那时汉朝

伍

目录

第九章 皇帝、性、春药

- 一 突然的凶兆 /174
- 二 对手，就在背后 /178
- 三 傅太后很强悍 /181
- 四 宫廷拉锯战 /186

第十章 夺权

- 一 惊天大案 /194
- 二 尊号行动 /197
- 三 政治打手 /202
- 四 天意不是传说 /207

第十一章 疯狂的断背山

- 一 汉朝第一“伪娘” /214
- 二 螳螂挡车 /218
- 三 诡异的日食 /222
- 四 再见，殉道的人 /226

第十二章 变局

- 一 最后的疯狂 /232
- 二 王莽东山再起 /236
- 三 登峰造极的权术 /241
- 四 政治与婚姻 /245



那时汉朝

伍

目

录

第十三章 盗国之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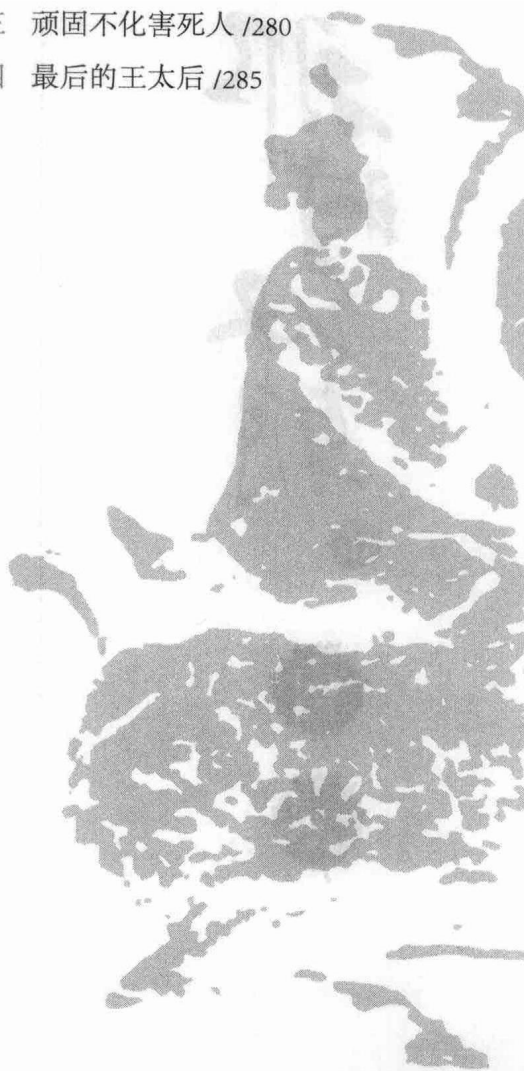
- 一 弑君 /254
- 二 摄政的代价 /258
- 三 称帝 /262
- 四 全民公敌 /267

第十四章 乱天下

- 一 匈奴的敌人 /272
- 二 和平梦碎 /276
- 三 顽固不化害死人 /280
- 四 最后的王太后 /285

· 魏

· 景



· 第一章 ·

多米诺骨牌效应



一 杀意

自从黄霸被张敞点了哑穴后，他的政治生涯，从此一塌糊涂，一蹶不振。在长安，没有政绩，没有祥瑞，那是很难混出头的。于是，一种从未有过的深刻的迷茫感，充斥着黄霸受伤的心。

如果说，人生就像下棋，一招不慎，满盘皆输；两招不慎，那就等着死翘翘了。黄霸怎么也没想到，背运的他，一不小心又使了一记混招，差点让他命都没了。

这个事说小很小，说大，则很大。说他小，其实黄霸就是向上面推荐了个人。这个人就是乐陵侯史高，皇帝刘病己的表叔。

史高连侯都封上了，黄霸还想干嘛？黄霸也不想怎的，就是想把史高推得更高点，拉个人情，以后好互相照应。

于是，黄霸给刘病己打了一个报告，隆重推荐史高当太尉。

有心的读者可能都看出来了，太尉这个官职，好久没有出现了。这个官职之所以被取消，源于一个人。那个人，就是外戚田蚡。田蚡死后，刘彻才知道他曾经是个造反货，气得直想骂娘。于是乎，从此撤销太尉，另创一个叫大司马的军职。



黄霸的报告打上去后，刘病已动作很快，立即召黄霸进宫。当黄霸喜洋洋地跑到他面前时，只见刘病已早已面黑，呼地吼出一声：“黄丞相，你到底想干嘛？”

那一刻，黄霸一下子就傻了。他还没回过神来，刘病已又噼里啪啦地骂道：“你是汉朝丞相，可你知道丞相是干嘛的？管教育、管监狱、管地方，都是你的职责；我的职责就是管好丞相、管好大司马，你凭什么越权来管我的事？”

这下子，黄霸总算听出来了，问题不在于重提太尉，也不在于推荐了什么人，而是他根本没有推荐资格，越权用事了。

问题严重了。

黄霸吓得脸黄如土，马上脱下官帽，跪在地下连叫皇上饶命。

总是出了问题就跪地磕头。刘病已想想黄霸近来种种的差劲表现，怒气难平。但是他控制住了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大甩袍袖就走了。

郁闷，黄霸连死的心都有了。

黄霸认为，这次他可能逃不掉厄运了。刘病已想怎么处罚，他心里没底。别说回颍川磨练改造，有可能卷好铺盖，直接被叫到监狱报到。

一天，两天，三天……他度日如年地等着宫里的消息。几天后，黄霸听说刘病已气消了。不久，刘病已传话来告诉他，事情过了就算了，不想再追究了。

黄霸仿佛做了一场噩梦。到这里，黄霸知道自己的事业和美好未来，已经到头了。他唯一能争取的就是，再坚持几年，安全退休。在退休之前，少说话，爱护环境，不乱抓鸟，退位让贤，那就真是阿弥陀佛了。

黄霸到头了，可张敞还在台上唱着。黄霸被刘病已数落以后，台下亦有观众说，不能再让张敞在台上乱跳了，以前他把黄霸轰得里外不是人，今天我们也要轰他一下。

在张敞看来，那帮想轰他的人尽是一些落井下石之徒。他之所以被轰，是因为一个好朋友出事了。那不是一般的好朋友，也不是一般的人，他是一个牛人，也是一个猛人，他就是名震天下的杨恽。

一个牛人的背后，往往总是有着一个牛人的背景。杨恽的父亲杨敞，胆小怕事，但毕竟也混到了丞相，又称“汉朝第一胆小丞相”；杨恽外公，

名号更响，一响就是两千多年，他就是《史记》的作者司马迁大师。

杨敞这辈子，能够善始善终，全赖他的“乌龟哲学主义”，关键时刻，该缩头时须缩头，该伸头时须伸头。没想到，这个优秀的品质没遗传给杨恽，杨恽一扫杨敞软弱无力之气，反而洋溢出外公司马迁的阳刚之气。

杨恽之所以能混出名号，得益于两个条件，一个是他很有背景，二是他很有才。杨敞死后，杨恽没轮上爵位，他的哥哥杨忠继承了爵位。凭着哥哥的关系，杨恽当上了郎官。霍光儿子霍禹家族要造反时，杨恽耳朵特灵，第一个知道情况，当即就跑去告密。于是乎，刘病已把霍禹全家整死后，凭功论赏，杨恽被封侯，同时迁为中郎将。

一个有钱、有势、有才还特爱告密的人，你说他活着为了啥呢？让杨恽来告诉你，他不为利，只为一世清名与心中那莫名其妙的冲动。

杨恽轻财仗义，那是出了名的。杨敞死后，他分得五百万，可是他封侯后，把这五百万全分给宗族兄弟花去了；接着，后母死了，没有儿子，数百万家产也全留给杨恽，他眼睛眨都不眨，又全分出去了。只不过这次分给的对象是后母的兄弟。再后来，他还觉得不过瘾，又把得来的一千余万到处施舍。

杨恽对钱没啥概念，但是对做人和当官的标准却是相当苛刻。对朋友，他只认一种人——英俊儒雅，才能出众。对待同事，则是发挥他一直以来的特长，有料一定要爆，没料一定要探，反正就是要折腾到底。于是乎，杨恽就落下“两多”，朋友很多，政敌也很多。甚至，我们可以给他起个外号，叫“杨大嘴”。甚甚至，我们可以叫他“揭发检举专业户”。

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。同样，对“杨大嘴”这样爱爆料的人来说，常爆别人的料，终有一天也会被别人爆掉。果不其然，不久，他就被人告了，爆了他两条料：乱引亡国之论诽谤当世，破坏社会团结和谐气氛，这是第一条；到处乱说话，拿皇帝来开玩笑，大不敬，这是第二条。

这回，杨恽真是碰上死对头了，因为告他的人，那是大有来头的。此人名唤戴长乐，时任太仆。

自刘邦立国以来，能够当上太仆的，多数都是跟皇帝关系不赖的，当初夏侯婴和刘邦，就是一对铁杆哥们。那个叫戴长乐的，不过是刘病已在民间跑江湖时相交的一个知己。刘病已发达后，把他唤到长安提携，就当



了太仆。

戴长乐为什么要整杨恽还得从头说起。事情是这样的：戴长乐经常替刘病已跑腿，跑了就跑了，还经常在外面炫耀，说我今天去哪里办事了，这个事嘛，本来应该皇帝做的，可是都得由我来做，辛苦啊！

嘴上说辛苦，心里却像喝了蜂蜜一样甜之又甜。那时，戴长乐就知道过嘴瘾，搏虚荣，没想到竟然惹祸了。有人将他说的话，原原本本地告到刘病已那里，说这人做事说话不知天高地厚，竟然不把皇帝的威信放在眼里。

本来是一件小事，竟然被谁当料爆出去了。数汉朝之大，谁爱干这种讨人嫌的爆料工作呢？戴长乐拍拍脑袋想了想，哦，爆我料的人，肯定就是杨恽。除了杨恽，还有谁要跟我过不去？

于是乎，戴长乐也派狗仔队出去搜集情报，终于凑够了几条，把对方也拉上垫底了。

戴长乐的料，到底是不是杨恽爆的呢？戴长乐死咬不放，杨恽也没有说，他只对戴长乐爆料的内容，坚持说不，说他没干过那种缺德的事。

部属掐架，为难的只有皇帝了。既然杨恽争辩，那就先去查他，于是皇帝就把案子扔给了廷尉。千呼万唤始出来，那个廷尉，就是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于定国。

于定国跟杨恽打交道，也不是一年半载了。官场不是娱乐圈，娱乐圈爆个料，报上炒一把，网上再喷一嘴，然后不久，再抛出个道歉声明书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然而，像杨恽这种爱爆官场料的人，他爆了，管司法的廷尉可不能睁只眼闭只眼，还得把它当回事，立案，侦察，判决，那可是累人的工作。

所以，于定国和杨恽的工作，就是一个爆得不亦乐乎，一个却忙得不亦乐乎。一个爆出了大名，一个也忙出了大名。

在汉朝官场，都流传这么一句话：张释之为廷尉，天下无冤民；于定国为廷尉，民自以不冤。张释之是汉文帝时代的牛人，汉朝人能将于定国与张释之相提并论，可见于定国肯定是有两把刷子的。反正就是多棘手的案件，只要于定国给你判了，保你心服口服，不敢说冤。

让这么一个民自以不冤的廷尉，去治你杨恽，看你还敢说冤。然而不久，杨恽却歇斯底里地喊道：“冤呀，老子冤死了！”

二 铁杆粉丝，没有春天

在汉朝，司法谈不上什么独立，但是没有证据证明，司法部长（廷尉）于定国跟杨恽的仇人戴长乐是有一腿的。所以，于定国治杨恽，应该不属于打击报复之类，而是公事公办。

案件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，于定国给皇帝刘病已上了本一奏书，汇报了基本情况。于定国是这样说的：太仆戴长乐告杨恽那两条罪，基本成立，证人已经找到，没想到杨恽不但不服罪，还扬言要杀掉证人。

接着，于定国还在结尾总结了两句：杨恽是因为得到皇上的恩宠，才有今天的荣耀，他竟然不懂爱惜，狂妄无知，妖言惑众，大逆不道，请求皇上批准逮捕！

刘病已看着于定国这篇报告，久久不能说话。

刘病已真的很难做人。两个部级高官掐架，两个人都很牛气，一个是多年知己，一个是秉公办事的爆料大王，做为皇帝，站在哪边都不合适。但是，如果按罪把杨恽杀了，动不动就起杀气，这不是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。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是什么？不是你死我活，横尸遍野，而是你好我好，和气共处。

最后，刘病已决定，免去杨恽和戴长乐公职，降为庶人。

这就叫，各打五十大板。掐架的谁都不好过，谁都还有日子过。这才是刘病已风格的政治艺术最高形式。

案件走到这个程序，我们总算看出个端倪，告戴长乐状的，多数是杨恽，杨恽口无遮拦，不积口德，犯大不敬，基本也是属实的。

按以上认知，杨恽不应该喊冤，应该向老爹杨敞学习，暂时行“乌龟缩头法”，低调做人，明哲保身。但事实却告诉我们，杨恽如果能学杨敞，他就不是真正的杨恽了。

真正的杨恽是什么？是司马迁的克隆版本，牢骚满腹，就必然发之。当然，心里有怨气，发发牢骚，舒缓心情，也不是不可以的。然而，杨恽到死都没明白一个道理：牢骚可以发，但不是任何牢骚都能随意发的。

杨恽被免公职，也没了爵位，但他不差钱，生活高枕无忧。不像当年的司马迁，被抓后连六十万钱都凑不出，落得一世内心都不得平静。杨恽



之所以不差钱，一是因为家底很厚，二是他的人脉还在。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，他另起炉灶做起生意，发了不少财。

对杨恽来说，钱算个啥玩意儿，钱和命是一样长的，没啥意思。于是乎，杨恽到处赚钱，更要到处花钱，花钱只图一个事：痛快。

杨恽是挺有钱，但汉朝最有钱的不是他，而是张安世。当年，张安世官高盖世，富可敌国，可他老人家仍然很低调，舍不得乱花一个子儿。他那样做是为了啥，是为了保命哪！哪像今天这个杨恽，心里有点不平，口袋里有几串钱，就要到处乱走乱花还乱说话，危险着呢！

有个人一看杨恽如此不谙世故，心里着急，给他送来一封信。信的大致意思就是说，杨恽啊！做人要低调、低调、再低调。最好装个可怜相，只要皇帝看了有怜悯之意，说不定哪天还会东山再起的。

给杨恽写信的人，名唤孙会宗，时为安定郡太守。人家的确也是一番好意，哪知杨恽看了，先是仰天长笑，接着只见他傲气一起，大笔一挥，给对方回了一封长长的信。杨恽写的这封信很出名，史曰《报孙会宗书》。

杨恽这封书，完全是模仿外公司马迁那封著名的《报任安书》写的。当年，任安给司马迁好意来信，劝司马迁能推贤进士。那时，司马迁连自己都顾不上，哪顾得了贤士，于是压着信一直没回。后来，任安因太子造反一案下狱，司马迁悲从中起，挥毫而就，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《报任安书》。

在《报任安书》里，司马迁大师顶天立地，充满了无限的战斗精神，他从替李陵辩护而被受宫刑说起，猛批刘彻寡恩无情，泄尽心中所有不平之气。

凡是经典文章，必有经典词句。在生与死面前，司马迁在文中振臂高呼：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用之所趋异也！”千年以后，毛主席用此话，高度赞扬了张思德同志，这话经毛主席一传，天下皆知，红遍大江南北。

不得不说一句，如果不是杨恽，司马迁大师的《史记》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，才能让汉朝人一睹为快。

情况是这样的，司马迁死后，他的《史记》及书信都被藏在女儿司马

英家里，于是外孙杨恽有机会成为《史记》等作品的第一阅读者。杨恽每每读之，总要扼腕叹息，于是有一天，他向刘病已上书，要求公开发行《史记》。很幸运的是，刘病已批准了，于是雪藏了二十多年的大作，终于重见天光。

从文风来看，杨恽《报孙会宗书》继承了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那种慷慨激昂的战斗精神。但是，杨恽还没来得及把信寄出，他就出事了。

杨恽并不知道，当他到处花钱买醉、纵酒作乐、发泄郁闷时，有一双眼睛正在远处死盯着他。不对，是无数双眼睛正在死死地盯着他。那些邪门的眼睛，来自长安。

当初，杨恽扬眉吐气的时候，手持大刀，捅过多少人，爆过多少料，估计连杨恽本人也记不清楚了。所谓你做初一，我做十五，这个是有着光荣的传统的。所以，杨恽的政敌空前团结，决定要在杨恽落井之际，一起搬起石头狠狠往井下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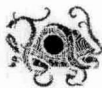
看来，孙会宗给杨恽来的那信，不是空穴来风的，他肯定是嗅到了不祥之气。果然不久，杨恽就被告了上去，说他骄奢无度，不知悔过。这个还不算什么，人家还给他安了一条，天上出现了日食，这肯定是因为杨恽。

日食跟杨恽有什么关系？稍有点常识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可是古人不一样，凡是天上出现不祥之象，总有跟地上的某人某事扯到一起，于是不幸的，杨恽就被扯上去了。

很快的，就有人来杨恽家搜家。结果一搜，就搜出那篇不怎么著名的《报孙会宗书》。搜家的人简直如获至宝，马上把它送给皇帝。刘病已一读，气得拍案骂道：杨恽简直就是找死。

如果你是刘病已，你也会火冒三丈。司马迁借《报任安书》骂的是刘彻，杨恽借《报孙会宗书》大骂的是刘病已。杨恽骂人的水平一点也不比司马迁差，他还引用古诗，把刘病已骂绝了。此诗如下：田彼南山，芜秽不治，种一顷豆，落而为萁。人生行乐耳，须富贵何时。

这是啥意思？大致意思就是，我在南山上有一块田，整天辛苦劳作，但是满田的荆棘野草，多得无法清除。于是乎，种下一顷地的豆子，只收一片无用的豆茎。唉！人生还是及时行乐吧！等享富贵，还不知道要等到



啥时候呢！

这不是种田的诗吗？怎么扯到骂人上来了？如果这样想的话，那中国就没有文字狱了。中国古代文人骚客，很多时候并不是为文而文、为诗而诗。写文也好，作诗也罢，都是有意图有目的的。那就是不平则鸣，不骂不爽。

但是他们是读书人，不是街头泼妇，不能一出口就脏字满天飞。读书人骂人，往往都是指桑骂槐、指东骂西，此种骂法，文学称之为“借物抒情，寓情于物”。

据张晏《汉书》注曰：“山高在阳，人君之象也。芜秽不治，朝廷荒乱也。一顷百亩，以喻百官也。言豆者，贞直之物，零落在野，喻己见放弃也。其曲而不直，言朝臣皆谄谀也。”

看出来没有？杨恽借这诗，其实就是骂刘病己昏庸无能，让他这样贞直的人零落于野，喊冤无门。事实上，这诗还不是最毒的，最要命的是，杨恽在信尾还说了一句：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活着替皇帝出力卖命，根本不值。

刘病己已经忍无可忍了。

以前不杀，是觉得你杨恽毕竟做过不少工作，爆了不少有价值的料，现在不行了，你都觉得我废了你侯爵是冤枉你了，既然咱俩道不同不相为谋了，那还留啥脸面呢！

一想到这，刘病己心中不由地涌起一股恶气。

这时，廷尉于定国出面了。他经过查证，认定杨恽大逆不道，罪该腰斩。接着，于定国把判决书递交给皇帝，刘病己看都不看，批复同意腰斩杨恽。

一颗滚烫的头颅，就此落地化为游天之冤鬼。历史仿佛要告诉我们，想学司马迁，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。

三 张敞的官劫

杨恽死后，汉朝官场再起地震。那帮身穿长袍的公卿开会总结，大家觉得斗得还不过瘾，杨恽大逆不道，他的死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抓出来斗一斗。

谁是杨恽的死党？就是那个替妻画眉、上了章台街见了妓女就现了轻浮相的京兆张敞。张敞爱逛章台街，杨恽爱花钱，俩人兴趣相投，向来都是好朋友。

人家要整张敞，说起来也没啥奇怪的。到此，张敞在长安市长的位置上，一坐就是九年，一直赖着不动。你不动，别人就没机会，所以别人只好动手来掀你下台了。

这真是个多事之秋，赵广汉、韩延寿、杨恽，多米诺骨牌倒了，张敞会不会是第四个倒下的？

悬，真的很悬。

眼看张敞要被揪出来，难道他没个官场兄弟出来说几句话吗？兄弟是有的，但是都没人敢哼声。

前面讲过，张敞有两个好朋友，一个是萧望之，一个是于定国。萧望之正当失意，教太子读书呢！没啥心思去折腾。于定国现在是司法部长，管抓人的，按理他应该可以说得上话的，但是他还是闭嘴不说。

事实上，于定国不是不想说，而是不敢说。要知道，现在汉朝的官场就像江湖，刀光剑影，乱七八糟。如果要上去劝架，说不定连自己的命也得搭进去。

杨恽不就是一典型案例吗？当初韩延寿和萧望之斗得死去活来时，杨恽奋不顾身地上书，替韩延寿说了几句话。结果人没救成，把自己也搭进去了。仇敌戴长乐告他的时候，也把他救韩延寿时说的话算一条罪送上去了呢！

这样一算，张敞想逃出此劫，难啊！看来他只有等着挨砍了。

果然，众卿纷纷上书，弹劾张敞。同时，关于张敞的谣言满天飞，长安都在传着，张敞就要倒下了，他顶不了几天了。

外面的谣言传得起劲，张敞是知道的。但是他却像耳聋似的，装作啥也没听见，一副潇洒模样，上班下班，仍然如故。

张敞一自信，有人就郁闷。郁闷的人，当然就是那帮要找张敞干架的人。很快的，他们就发现，弹劾奏书一道接一道地送上去，宫里却一点儿动静都没有。